



社论 | 从李文亮逝世, 看疫情折射出中国究竟缺什么?

说真话的李文亮逝世了, 永远闭上了他那张爱说真话的嘴。

我们熟识李文亮, 是因为他作为最早被武汉方面公布的8名疫情“造谣者”之一; 我们铭记李文亮, 是因为他是波及全国的特大疫情的第一“吹哨人”。

为人的良知和医者的仁心, 让他说出了曾被视作“谣言”的真话; 肆虐的病毒和万恶病魔, 却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。

此时此刻, 说了真话被“训诫”的李文亮, 又让我们想起了2018年因为说真话而遭遇牢狱之灾的广州医生谭秦东, 还有清朝末年那位说了真话却未得善终的谏臣郭嵩焘。

时代发展到今天, 人们不禁要问: 我亲爱的祖国, 你究竟是哪里病了?

先来说一个自然界的现象。遇到危险时, 鸟儿会突然振翅或发出尖锐的叫声, 给同伴报警, 喊众鸟一起飞离; 猴子会发出跟平时不一样的声音, 喊同伴快跑。这是亿万万年演化出来的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本能, 是维持种群生存的重要天性之一。

而且, 能发出警报的动物往往是族群中的优秀者。猴子发现危险, 不会先汇报给猴头和逐级上报到猴王, 研究论证: 这次来的究竟是狮子、豹子还是老虎, 是公还是母, 我们要不要上树, 确定好了再下达逃跑命令, 因为来不及。

发警报的猴子就算哪次看错了: 把山猫看成了豹子, 也不会受罚, 更不会发生一猴错报受罚, 万猴点赞的蠢事。

在人间, 因客观规律使然, 在真相未显露之前, 普通人的呐喊也是一种本能。但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有时候比动物还要蠢。因为“吹哨人”每每一张口, 不仅是微信被屏蔽、微博被封号, 就是被“辟谣”, 被公安训诫, 面临牢狱之灾, 甚至献出生命。

人们不禁要问: 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真的病了?

其实, 环境没有生病, 病的是人。社会上敢讲真话、实话的人少了, 国家和社会自然就“病了”。

就像早期的新冠肺炎疫情, 本来是一场可以控制的“小病”, 却

被那些不让说真话的人“导演”成了一场举世大祸。

鲁迅先生说: “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,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”。大难当头, 中国从来不缺冷眼旁观者和“事后诸葛亮”, 缺的是事前敢讲真话的人, 事中实事求是的人, 事后直视问题的人。

很多时候, 当灾难和危险来临时, 那些“沉睡者”和“装睡者”们, 不仅自己心里“揣着明白装糊涂”不说, 还把吹警哨的人称为“乌鸦嘴”。不是被“喝止”被封号, 就是被惩罚, 因为他们不喜欢预示危险的人, 嫌弃警哨声太刺耳!

当“吹哨”的人不在了, 人间才会清醒, 人间实际上是缺少有能力和愿意吹警哨的人。有能力吹警哨、敢于在关键时刻向社会揭示真相的人, 才是人间的“宝贝”, 中国的脊梁。

当曾经的“谣言”变成如今的真相, 某些部门不为当初的“辟谣”感到羞愧吗? 若能拿辟谣的积极性去追求事实的真相, 也不会有今天“八人封口九州闭户”的残酷现状。

这就是血的教训, 不要逼得我们以后宁愿选择相信所谓的“谣言”, 而去怀疑所谓的“辟谣”!

我们曾经害怕真相的代价, 随着李文亮和数百条生命的逝去, 现在最想问: “谎言的代价是什么?” 也难怪李文亮去世后, 数亿网民出离愤怒了。有人说: “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 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。” 有的人干脆直接诅咒: “有的人干脆活着却死了, 有些人该死却活着。”

李文亮虽然付出了生命, 但也没法阻止灾难。让人愤怒的是, 除了可恶的病毒和病魔, 李文亮也是死于一场人心的瘟疫, 一场本来可以及时阻止的瘟疫。

让人愤怒的还有, “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, 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, 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, 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, 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。”

其实, 嗟叹、哀伤、愤怒、绝望都不是这个时节需要的情感, 冷静问责才是此刻应有的表达。把所有无能、无德

的人赶出官场, 把所有渎职、犯罪的人送进监狱, 把所有杀人、害命的人送上刑场! 这才是每一位有良知的人该做的事情! 一桩桩、一件件、一分一毫算个清清楚楚, 世世代代引以为鉴! 如此, 英雄陨落又何妨?! 死社稷而泽被后世矣!

在愤怒之余, 我们更应该拷问: 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说了实话真话的人却遭到制裁、被某些部门的官员打压? 以后出现类似重大问题还有人敢于站起来说话吗? 待到风平浪静时, 我们该不该反思谁之过? 那些人模狗样的瞒报者坐在发言席上向公众通报疫情可控的人, 该不该下地狱? 那些置亿万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于不顾、一心却想着“钻研”和发表论文的所谓专家院士们, 良心上会不会受到谴责?

这个社会的悲剧在于, 掌握大众风向主导权的体制工作者中, 明哲保身的人比追求真相的人多得多。

面对当前疫情态势和李文亮等八百多条鲜活生命的逝去, 我们不禁要问: 如果最初这所谓的谣言被那些“官老爷”们重视起来, 哪会有今天全国性的灾难? 哪有那么多人被病痛折磨? 哪有那么多人失去亲人的痛? 哪有那么多人被隔离惶惶不可终日? 哪有那么多人有家不能回、日夜奋战在前线?

我们的祖国为此次灾难要承受多么大的经济损失? 这个过谁来承担? 李文亮走了, 他走得可安心? 谁来还他一个公道? 那些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官老爷儿, 你们不该深思吗?!

而最大的悲哀是, 即使到了现在广大民众也不敢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感受。有人泣泪嗟叹: “其实李文亮并不是英雄。面对警察的时候, 他很害怕, 担心影响前途, 承认自己是‘造谣’, 写下了‘明白’两个字。如果疫情没有爆发, 他也不会再多说一个字! 其实他也没有向公众大喊危险, 只是偷偷告诉他的校友和亲朋, 让他们小心。但为什么我们都伤心? 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己呀! 我们面对强权会屈服, 害怕警察找上门。不想做什么英雄, 却总希望能保护身边的

人, 这才是最让人心痛的地方。”

网上曾有这样一个段子: 小明: “如果我穿越到一个多月前, 一定能拯救这场灾难。” 老师: “不。你会成为第九个造谣者!” 现实中, 这真不是一个段子。

为民众带来真相的种子的人, 却被扣上“造谣者”的帽子。李文亮不是英雄, 但他很真实。他就是芸芸众生中那个没那么伟大但默默善良的一个普通人, 所以当逃不开命运的摆布我们才会更心痛! 宋人苏洵曾说过: “知无不言, 言无不尽”, 时代发展到今天, 还如此“想说不敢说, 说了被追责”, 该是多么的悲哀啊!

此时, 柏拉图的声音又回响在耳畔: “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, 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。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, 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。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, 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。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, 那么, 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。”

世界不能只能容纳一种声音, 任何人都应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。一个民族要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 不能没有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。有人曾撰文说: “如果一个社会容不下一本敢于说真话的书, 容不下一本敢于说真话的人, 甚至容不下一篇敢于批判现实的文章, 那么它将在愚昧无知的沉睡者和自欺欺人的装睡者中沉沉死去。”

梦醒者的痛苦, 恰恰在于他承受了那些沉睡者和装睡者以及所有人的痛苦。李文亮就像历史上诸多的先行者一样, 他的呐喊声从一大群沉睡者和装睡者耳际掠过, 但无济于事。

他虽然没有被一大群沉睡者和装睡者孤立, 但却被警方叫过去“训诫”, 还得违心地签下“明白”和“能”的保证; 他虽然没有老死于荒村山野, 但却病死在自己工作的医院。他和先行者一样, 死不瞑目。

或许, 那些沉睡者和装睡者天然就是麻木的。伤疤还没好, 就忘记了痛。

或许, 他们简直就是奇葩。在他们的想象中, 表面上的“岁月静好”、稳定和谐, 比像李文亮一样的无数个普通人的

生命安全更重要。

俄罗斯有一部叫《危楼愚夫》的电影, 电影讲述了一个很好的隐喻: “大厦将倾是因为从根基到上层都出现了裂缝。群体性的罪恶首先从个体性的罪恶开始。最开始的时候有人腐败, 有人沉默。当这份罪恶形成群体的合力时, 一切的扭曲和恐怖就变成了理所当然。有群体负责让真相闭嘴, 也有群体会很配合地住在将倾的大厦中。因为在一群猪面前, 每天都是岁月静好。” 所以尼基丁愤慨地告诉自私的妻子: “你难道不明白, 我们在一起像猪一样生活, 也会像猪一样死去, 就是因为彼此谁都不是!”

沉睡者乃井底之蛙, 其夜郎自大, 固然可悲。但装睡者那种自欺欺人、自私自利的嘴脸, 两面派的作风, 尤其令人悲愤!

这样的装睡者, 不因一个朝代的灭亡而消失, 也不会因一次灾难而匿迹。比如郭嵩焘的副使刘锡鸿就是一个装睡者。他在英国见识过西方文明, 私下里非常赞许, 但他却密奏郭嵩焘“十宗罪”, 处处维护中清王朝“天朝上国”的“尊严”。再比如这些年, 国内一批批所谓的“反美斗士”, 一边口中大骂特骂“老美”和西方, 一边偷偷将自己的家人移民到他们“鄙夷”的国度。

不能说真话, 说真话没有“好下场”, 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说谎。

病毒并不可怕, 说谎才可怕。

当谎言成为空气一般的存在,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劫难逃。这些天, 媒体不断爆出“明明从疫区回来, 却隐瞒行程, 导致其他人跟着隔离”、“明知会传染却刻意隐瞒拒不配合, 导致亲友和医护人员都深受其害”……类似情况不胜枚举, 是政府没有通知到位吗, 是法律没有明确要求吗? 都不是, 是无知, 是侥幸, 是麻木!

撒谎的代价有多大?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, 但也晚了。因为撒谎, 我们所有人已经都在为这场人祸买单了。

我们真的需要反思, 如何重塑诚实笃信之风。撒谎是会传染的。所以没有哪一种行为的代价,

下转 03 版



华夏全媒体
主管主办
华夏日报社出版
国际标准刊号
ISSN2521-0289

编委会

李克炎 江单 张华
勇 陶沙 黄浩 李
增勇 龚德贤 张邦
毛 齐明利

顾问 | 方智平 姜义
华

社长 | 李克炎
总编辑 | 江单
常务副社长 | 陶沙
常务副总编辑 | 邱
亮铨
执行总编辑 | 张华
勇
执行社长 | 黄浩
副总编辑 | 李增勇
龚德贤
视觉总监 | 古风

采访中心

主任 | 董哲
编辑中心
主任 | 罗阳
经济新闻中心主任 | 常昊
区域新闻中心主任 | 潘利求
评论新闻中心主任 | 贺强
国际新闻中心主任 | 黄浩 (兼)
新闻影像中心主任 | 巢砥平

新闻爆料

全球
00852-31106831
中国大陆
010-61057773
24 小时新闻热线
185 1382 0014

邮箱爆料

huaxiazaobao@126.com

官方网站

www.hxzb.org